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墓誌銘

夫人王氏墓誌銘

元豐八年五月某日供備庫副使贈朝請大夫王拱
安之女武安軍節度使持節冀州軍冀州刺史檢校
太師判北京大名府拱辰之孫通直郎知某州某縣
平甫之妹杭州餘杭縣尉方烈之妻卒于餘杭之官
舍前知其變遂為送死之具及其感疾果不復起方
十九歲歸少府君至此二十有二年矣華于容介于
性孝于姑順于夫元豐庚申太師荐賜冠帔男四人

曰先知曰先竟曰先見曰先庚一女先夫人而卒某年月日歸葬于睦州桐廬縣之某山為之銘曰

姑華髮而康夫朱顏而良子勤于庠婦勤于堂命也何往桐山之上

榮陽鄭君墓誌銘

鄭氏始有諱元寃者自五代時偽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我宋統有天下遂不復仕乃家于尤溪二世而有灑三世而有淑皆奉進士四世有某五世而有愷字和叔預試禮部不負行年六十來去以壬戌始娶張氏再娶潘氏終娶江氏長嗣汝霖季嗣汝楫

皆讀儒書汝霖稍自勤孝無好利志長女為承務郎陳咸妻季女為處子元豐八年歲次甲子二月之某日汝霖葬君恩敷之鄉以書請曰先君幸有一日之好苟賜一言瘞諸墓使光于泉壤之下則先君閉目而往矣如是汝霖以為慰予曰有志于顯其親者豈可辭為之銘曰

鄉里一舉

榮枯之數

壬戌一周

往來之序

樂事未行

夕陽已去

堂、其人

黃埃千古

夫人葉氏墓誌銘

熙寧己酉孟夏之朔日湖州歸安少府章君存道莅
事之明日入謁郡守夫人葉氏告之以亟歸既歸夫
人曰俟君久矣閉目而化享年二十有五後二十年
存道貽書曰來年之春葬葉氏于故里願得誌銘以
瘞焉夫人仙遊人曾祖贈太常少卿祖都官員外郎
知耀州事考將仕郎泉州司戶叅軍幼亡其親蓄于
媪及歸念其媪尤親也葉為閩中大姓夫人謹飭無
驕氣雖出中門必以其妾送與其婦卜鄰于錢塘無
故不輒造其門時遣人問安否而已夫不在雖族人
相遇弗敢見也女公事佛蔬食不嫁夫人歸而語諸

母曰予以不逮事舅姑為恨幸而有女公可事矣有
肉先具齋食以進乃敢食姑有饋兼為之具然後致
之有肉而已宣置而弗食養甥女尤已子存道喜賓
客之餽樽輒先意為之具無忌妬之行常飭妾婦以
進焉死數年後至侍兒聞風而慕之常恨不及事云
為之銘曰

方變即化	非愚乃賢	子將安歸
在人在天	今二十年	烏知其天
葬子故山	有情有緣	緣也不負
情也不牽	誰其友之	曉煙夜蟾

夫人黃氏墓誌銘

長樂君生四女長裳之姊也為陳氏子之配歸十六
年而陳氏子亡獨以勤儉訓諸孤指典為生之路堵
孤各如教遂至于自立裳為兒時尤見器謂其後必
有成相待甚異裳累奉不第愛信益篤謂汝旦暮當
顯于朝知名于天下惟母以少抑而懈大事乃請于
長樂君使為京師遊及裳還里喜且悲曰汝得
名雖高而吾見汝益遠後每得書必以不獲相見為
恨裳亦累請郡符不報別十九年元符庚辰仲春之
二十一日遣昱圖像見裳于京師且貽言曰昱往尤
吾之見之也昱去七日而亡春秋六十有九男三而
女一長曰淳娶孫氏次曰昱娶楊氏少曰延娶張氏女
為潘氏子之配孫十有九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山
之原銘曰

樽酒笑言生不及款簫鼓還山死不及送嗟以
天倫之悲歎奪于世路之利害感忽一世瞻言
百載今後何言昔亦安在尋真而歸豈緣于愛

夫人林氏墓誌銘

某年月日林夫人有子象葬夫人于州之西郊吉州
推官龔原狀其行來求銘叙言夫人之祖林某世家

福州之福清為殿中丞父某徙居漳南居士施君時
號右姓以儒孝世其業夫人婦之舅早亡最孝于姑
年三十悟生理不足恃誦佛書欲其鄉人為善語因
緣感應事以動之不及人短長食不味衣不華如此
四十年元豐五年之十月偶有疾語其家曰人生七
十二所得多矣勢數當往為吾具棺衾告親日日次
辛未遺言其後惟為善為能立然後沐浴易衣而化
男四人長某應進士卒後夫人二年卒次子早卒次
某鄉貢進士第一再奉第四皆黜于禮部方夫人疾
篤時象尤客京師其家曰象起吾家者也吾之志何

憾焉後數年象得疾夢夫人策杖叩其門曰汝起恩
且至矣竟而愈隨有經明行修之詔郡守荐象于監
司考察而與之明年為假承務郎次某里居最謹女
四人長歸莆田林矩次歸溫陵陳况皆為主簿次持
齋不嫁次歸鄉貢進士李耕亡再歸鄭某銘曰

有悟而早

有修而老

其疾不耄

不化不墮

象于朋遊

趨義也果

夫人之言

豈欺于我

未葬而雨

象憂弗荷

茗盃十一

致誠以告

六為甘露

得日杲

事既兩復

默窺洪造

豈非夫人

作德之報

承事林君墓誌銘

林氏始有諱達者在仙遊民籍中達而上不得其詳
達生桀、生晟、生輝皆不仕輝字德夫少好孝喜
功名歲語之曰苟窈利名而仕焉不能事道不仁也
有地數畝足以度生不能自樂徒為有國者所羈不
知也輝遂不復應奉有子七人男四而女三翻然而
有改曰數畝之地耕且養足矣今子數人不能各使
有事何以卒歲謂長子豫曰若俊爽磊落可以為士
謂次子巽曰若勤儉鄙朴可以為農謂中孚與解曰
可以送豫而孝中孚先公七月而卒豫二十四登第
三十三陞朝丙寅之秋用明堂恩封君承事即妻封壽
昌縣君長女適進士余持次適進士陳環中季未筭
元祐丁卯之某日輝卒于其家享年六十有二君為
人不事小節常教豫曰當以六經為宗諸子百家博
雜而無統欲鑒古今之治亂第求其始末然而是非
得失須折衷于六經不然則雜家者流耳徒費聰明
博記誦豈能為汝賢行哉其送事也有益于己而害
人弗可為也有益于人而害物弗可為也其送仕也
所守者義所奉者法得喪窮通有命存焉苟容曲送

求用于世弗可為也其送政也以公處心以恕接物
隨事之輕重小大而應之縱喜怒挾私曲剛而猛柔
而懦弗可為也嘗教巽曰士農工商先王以處民才
雖然貴賤不同而所以為生一也謹天時飭地利然
後有以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和夫婦信朋友汝之務
也故豫之才有聞于仕途巽之智有成于家事餘尚
有待焉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之原為之銘曰

數子之季

或庠或畝

孰假以生

卓犖者豫

行且驤矣

有雷有雨

高原一坑

長松千古

河南方君墓誌

君諱壽字祖仁睦州桐廬人唐方干之後曾祖延昌
祖輯不仕祖以父載任比部負外郎累贈尚書工部
侍郎比部娶繆氏為長安舅君長子烈任越州觀察
推官君其次也皇祐中宰長江禱于銜雩之祠得君
風骨清俊才性明敏未冠已能屬文治平中試取國
子生優等丁父憂居喪盡禮服除三預鄉貢不第
哲宗皇帝視孝以敏其文甚工執政送官稱之還里
會朝旨奉徑行鄉老士庶以君備奉適用教足不行
公議以為恨紹聖三年二月某日以疾卒于家行四

十有七年娶朝奉大夫王中敏女男二人長先甲次
先意女二人歸承議郎發運司句當公事黃瑜為仙
源縣君次尚在室元符三年四月某日葬于圓通寺
塢君性雖剛而喜獎進後季及其卒類為之悲有禮
解未成書家存其遺藁方外之士有徐神公者能道
人平生事時祖文為泰吳令祖仁送焉見神公輒
拜之祖仁意其必以我貴故拜遽問成名之年公曰
令改官君即登第君登第令即改官祖仁以為登第
必與祖文改官同歲後祖文十薦卒不改官祖仁三
貢卒不登第今皆亡常謂世事與人相為存亡必待

蓋棺始定志氣類為身事所困區區白首葬于原壠
而莫之悟已可悲者嗚呼祖仁兄弟首未及白青
之松環列其墓矣此尤可悲者也既葬之十年蒙之
官過其墓惜其才悼其不幸而哭之故為之誌云

法曹俞君墓誌

延平之有俞氏莫知其所由來始有諱懷志者來居
沙陽懷志生守瑩守瑩生繼倫繼倫生備字幾甫自
繼倫而上不仕幾甫少聰慧七歲日誦數千言長不
事產業遊季交當世名士為人寬厚有執喜賓客與
人交無貴賤小大皆為之盡禮犯而不校御僮僕有

過以理論之不報加怒事继母孝欽益篤善慮事其始若甚适卒如其說有風鑑往之道中人貴賤友愛其弟同居共財二十餘年上下無間言義不可折或者窮困疾苦見輒賙之族党朋舊間尤致其厚意家始雄于財為仁而乏終不以為恨皇祐五年為鄉奉首下第熙寧中獻策數十篇言當世利害不報元豐六年以特奏名為河南府助教調汀州寧化縣主簿其宰喜為謫刑民不便之君力為之諷止常賴其德貧民以賦不輸被囚者數百惻然代輸而出之歲餘訟檄摧監福州車孟場、在深山之中去州縣餘二

百里私鑄之民相聚為盜吏民無敢呵者君為方略去之商旅坑戶稍、來歸寶化貨露場用以與未期汀守薦君明法守正復為本州司法參軍有強其子之婦者怒而殺之及其前夫之二女法子當緣坐郡吏皆欲按法而刑之君議以謂殺其身不足以償其罪也及其愛子以累其心此法之所以有緣坐今婦見殺則父之愛何在更以其身緣坐非法之本意于是州以疑奏其子遂免官吏市鹽例不之務中而市于倉以務中有常數而倉之數可以適取也君以為不義于公且慮掇其怒市鹽而倍給之皆愧而弗至

月餘以疾終子官享數五十有七長子括為宣德郎
通判漳州次子授為秦州秦興縣尉次振應進士奉
次舟尚幼女歸曹格為承議郎簽判興化軍前君數
年而卒孫男四人孫女三人余于幾甫最知其為人
未得官時常與之遊文酒之間歌笑自若不為生事
所役磊落大度絕無鄙狹流俗之態故其泛仕雖未
甚久已稍有可觀者代輸出囚市鹽而給僚吏雖難
為繼然而輕物而重仁義使流俗有所激亦可尚也

照覺禪師行狀

師延平尤溪人也施氏子家于盧村為兒童時禮郡

僧文此為師者常總及弱冠試經得度牒受具戒遂
之江南衡湘間歷參名山長老及遊黃龍見南禪師
乃大悟慧行並至起用有體故其機鋒出沒萬變泛
應周給不見其涯岸當時名儒要官與之語世事皆
言深知治體旁達東方其言落落可聽使之入仕待
往澤加于民大抵論道之歸與吾聖人無以異常謂
釋氏之孝或不能自通于孔子儒者或至于棄其師
而孝之不能以心會佛及其弊也此吾教所以見排
于世歟熙寧三年豫章守始得以為泐潭長老堂殿
弊壞廢去而新之更十年始大就聚徒數百衣上常

有異光象見之輒拜其光不可匿而師且恐或衆乃
穴地以瘞之元祐三年 神宗詔東林為禪寺選大
士為之至九江守李君昭遠豫章守王公韶僉言非
師不足以度衆禮命交至而師遁走五百餘里求者
相繼不得已如其請乃作法施之會開演微密敷錫
于有象而衆言曰念師大悲究竟惟我送師大慈何
為棄我為言曰一切衆生具一切佛性譬如大地無
所損益故泐潭我昔住時及吾去東林吾昔未至及
吾今往其地有損益者不日無所損益然則尔性亦
無所損益是吾來亦無所從來吾去亦無所送去是

一切佛及一切衆生亦如是統是時百千衆咸發菩
提心無所送棄然而師亦豈得不往哉惠遠法師有
遺記云七百年後當有肉身大士改荆茲地則師之
來蓋應世耳師至為之易其基址變其制度垂一紀
未始一日休役元豐癸亥神宗詔師住持大相國寺
智海禪院師三至而三辭二事之詳見于吳龍記中
聰明泉得號于惠遠法師大旱不涸自師聞詔而竭
及其其請而溢六月防禦李侯端慤奏賜紫衣明年
仲夏奏號廣惠大師晉植巨杉二本有禁毋代元祐
二年將新神運殿邊乏柱材師有意焉一夕大風雷

拔二木如將以遺師尤為徐王所知四年朝廷方設
金禁計未有以飾佛俄而 太皇太后特旨賜金萬
箔由是大像妙具粧嚴越秋七月王復上章言師禪
學道行出乎其類東南緇侶向慕依歸宜有以表之
遂賜照覓禪師七年仲夏一日頽謂主事曰虛飾身
後無益之事非老僧之志也然而諸子誰肯持吾形
骨棄之曠野必勞常住不若吾自為之遂出囊中物
令造龕結塔九月壬子謂侍者曰吾去化三日矣甲
寅之旦召主事付院務及午而浴更衣坐方丈命紙
筆書偈言授遺書令侍者鳴鼓曉眾趨方丈而師已
端然化矣壽六十七越十月八日厝于石塔在寺之
東西北隅素衣而號者千人送者萬人泐潭東林語
錄偈頌已行于世師常告其徒曰行解相應之謂祖
自非超悟之士必向三根椽下潔已虛心收視返聽
体究大事俄而有見則如醉者醒寐者覺豈不快哉
故其學者不敢有事于空言皆能返求諸已遂見性
嗣法弟子百八皆寓名山演法度門弟子二十三人
壬申之春侍者祖璫謂裳知師之詳來京師求予文
刻諸石于是乎書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雜文

三清殿上梁文

三天大聖訓存青簡之文九士高真識在翠珉之刻
興隆道教計自壬辰振發于山言歸乙未遺真經于
光智况寶藏以積金固宜人事之攸同實惟天意之
所在其麗三官之寓處以嚴八郡之瞻依相彼仙峯
考茲真宇表衆材而取正舉修梁而建中漸引異雲
之龍上征天漢俄垂飲海之竦下瞰人寰綢紀旣張
幘幪遂立已駭幹旋之雷動將疑華彩之翬飛庶宣

天上之莫尊四民有賴願祝域中之最大萬壽無疆
潛致其誠顯揚以頌

拋梁東三天宮殿跨垂虹遙望玉轅來為物混元長
是作東風萬靈歌舞太和中

拋梁南三分為九一分三想見仙峯送此後紛々鸞
鶴去朝參不知人世與誰談

拋梁西太平君子告成時八景玉輿行且到此行惟
有九仙知祥光隱顯在雲霓

拋梁北寶箴初成金一積此無々物更何求穢言誰
是于山客九天新起三天宅

拋梁上世間得見虛空相道無遠迹在人心一篆天
香誰注想千葉蓮花端妙像

拋梁下三寶丈人千億化當須分住九仙峯神龍五
色看々駕欲去迎隨心已捨

拋梁中君王扶教帝論功萬壽無疆何所自密傳真
一下三宮仙源流演更無窮

伏願上梁以往眷々三天之降鑒熙々四國之蒙休
聖神萬年長屬百福致力之衆助緣之人遂結妙因
悉承嘉貺仰異道念俯送世緣

謁謝先聖文

有志于孝無志于仕則其仕也為道先聖之所與有志于仕無志于學則其仕也為利先聖之所惡戾其所與犯其所惡其謁謝也在所不見其荐享也在所不受而今裳等幸而登科以赴聖王之器使不敢不相與為行義者則今日之禮非敢以為文烏伏惟尚饗

謁謝先師文

世之孝者師公之不遷怒則得情之和師公之不貳過則得性之正師公之無伐則進己之善師公之不校則忘人之惡師公之不改其樂則能不為貧所累堅忍成就弗為小人以至今日見錄于仕版則裳等之來以公之賜不可忘也伏惟尚饗

勸農文

政和三年予被天子之命來守茲土職在勸農視事手後四月未之及也今茲秋斂晚種適丁是時出見吾農于郊環立而語之曰夫天有時物資之以生地有利人資之以養必俟吾農出力深耕易耨均秧散穀然後天下愛其時而雷為之震動雨為之滋養地不愛其利有實可積可以貽子孫有餼其香可以畀祖妣然而苟非吾農之効其力天時亦莫能登用地

利亦莫能致。莽夫農之為功，如是之大也。汝等其勉之。樂生于憂，逸本于勤。士神有靈，祈報不可廢。禮田主有恩，取典不可忘。義一時能勤，乃得一歲之佚。片善果修，遂享終身之報。自今而後，宜佩吾言，以計汝生不忘也。

傳神真讚

不可探測，心虛之神，不可壞滅，性空之真，不與鬼醜，好不與形，老少彼矣。傳此真讚，形與鬼所在，真與神彼所以得傳，我所以得讚。

曹子真讚

有德于陰，以遺乃孫，有氣于陽，以資乃生，非陰非陽，不枯不榮，強名曰神。妄傳曰真，彼乎此乎，孝思之仁，靈一示予，所傳之神，求予讚文，因書神真。

寓言奉贈

恍惚有神，杳冥有真，著為象，祭為形，聲坐者斂容，而正色，畫者含毫，而運思，天机寂然而弗動，人意淵兮而莫測。或問紫元翁曰：卷中之人，譬言禪中之士，謂之同也可乎？紫元曰：寂然弗動，淵兮莫測，蓋似之矣。正色而斂容，含毫而運思，談禪者之初机也，向道者之未見也。釋氏接引，孝人之遊戲者也，謂之同可。

也。靈一送道之士，黠聰明，墮夫俗務，內遊不務外，現固其所知，而傳神真以為遊戲，焉不害其為道？若夫恍惚之神，杳冥之真，非會而為道，乃出而為形，面目之間，悉為画工所得，卒不能忘，安得以為同道家之季？自夫歛容正色，而悟焉，由此而入，坐忘而還，無坐進而歸真，太冲莫朕，德机不發，當使画工之尤季，咸無得而相以至，自失而走，不然，吾恐日月之改化，春秋之變遷，方盛而俄衰，方少而遽老，方存而忽化，卷中之人，與塵俱盡，其誰尸之？哉！然則世之人，徒寫神真，不知有反本之說，故予綴或者之問，輒資以為說。

亦足以發焉，乃書以贈，靈一。

書顏魯公遺帖後

予觀顏魯公乞米及醋二帖，知其不以貧為愧，故能守道，雖犯難不可屈，剛正之氣，發于誠心，與其字体無以異也。紫元翁題。

書墨竹画卷後

終日運思，草之以五色，作妖麗態度，易為美好，然而過目而意盡焉。以單毫飲水墨，形見渭川一枝，遂能使人知有歲寒之意，不畏雪霜之色，灑落之趣，此豈俗士賤工所能為哉！

書子虛詩集後

或言陶潛之詩古淡有味必能不為諸家之体然後
可及非至論也人固有識高而才短者其勢易為古
淡才高而識短者其勢易為豪華夫能用其所長處
其所易已足以為智者有才識兼至而季為古今体
者趣古淡則為陶潛趣飄逸則為李白杜牧何可以
為常哉夫詩之為道要在吟詠情性發于自然乃得
至樂有意于是体牽合而後為之不亦有傷于性乎
非詩之至也余觀子虛之詩往一走筆立就華淡無
常將名其体終疑而置之斯亦善鳴其情性者歟

書渤海郡王孫戡傳後

戡出渤海郡王之七世無王孫態少好孝有志節寒
惟炙薪明六經恥使就試禮部宣隱陽羨里兩造之
民不之官即戡以辨皆得其理而去公正為人所尚
名利不可易是豈世累之所能留者邪當在真人之
列莫之知焉

書房元齡傳後

予覽房元齡傳得太宗兩事掩卷而嘆曰真至主也
兩事治体之所資天下是非安危之所係宰相未之
喻焉太宗已知之矣元齡為僕射乃謂之曰僕射當

廣朕耳目訪賢才聞日閱訟牒數百豈暇求人哉乃
勅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闕僕射正類周官大事則泛
其長之意天子之務在乎一相有其人則百官萬事
適所任太宗之論僕射不亦要乎天下初定遽以創
業守文之難詢之房魏以謂房見創業之難魏見守
文之難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文之難當與公等慎
之守文之難太宗既知之矣為子孫計不亦遠乎子
孫出其後富有天下貴為天子鮮究其所自持凶器
涉危事出入不顧萬有一生之地自以為當然捨我
而孰得作人既久持盈已急逸樂不悟而驕侈之心

生奢縱不戒而維持之法壞廢弛不修而危亂之事
作姦偽之黨泛而乘之不可救矣若夫持盈不逸之
君子莫能肆焉天命之所付畀亦尤創業之主曆數
所歸戰必勝攻必克一卒而有天下無難易焉太宗
之論人事而已不可以不戒也况得元齡之為相任
其大者正觀之間有是高明之主以德表正而下之
長屬欲歆其影而應之不可得也想見其時主相一
體政令一門義之公不納私謂仁之靜不啓邪好賢
不肖兩途清濁殊品朝廷清明天地安靜考其所自
豈偶然哉柳芳論元齡不吝權不言功成英衛之能

遜王魏之直而史論元齡講法處令務泛寬平不欲
一物失所聞人善若已有之不以己長望人雖卑賤
皆得盡其能取人不求備自非物我兩忘而出乎道
從真列中來其孰能與乎此哉

書長公指要詩後

予悟此旨以矣不生不死出于生死之中自古先聖
未有捨此而能得道者也逆而入混而成非獨而為
孤陰非偏五為寡陽顛倒五行浮沉兩物陰陽之中
者也內以神真合成其体外以精氣助致其用及得
長公指要而讀之豈欺我哉長公方外之有道者也

出入明晦來去自若有待而後往莫之知焉惟予之
所知苟得其幾遂登仙聖之列夫之必墮于愚衆世
之人安得而知之故書其詩後

書太原王子命書後

宣和己亥紫陽公與門人王生書為言辛丑壬寅歲
事及生自越之揚累有應因詢紫陽公之所以知
者其神知之乎其術知之乎生云其神知之非愚之
所及也見其推究斗下眾星度数考合人生日時氣
候以言貴賤禍福之故蓋常如視此則以術論吾真
友者也南京太原仲先作子命書其術亦然出于河

圖曆數謂其祖昔者往貳城都府改邂逅斗牛先生
援以出世未幾遂解而去曆數乃其所授故得其傳
夫教之本自天而下降二十八宿十有二卦布乎周
天尤輪然八生于其下皆囿其教中生死貴賤盛衰
休戚其孰能違之哉第鮮有得之者得之則出乎其
類矣然而紫陽公斗牛先生豈世之人哉或遇之可
也世之術者以理而言貴賤以意而執長短常失者
多幸中者少天之教弗與故也豈足怪哉乃書其後
以示其術之所自出焉

述自然子書後

嘗謂道家之徒蔽于說氣儒家之徒蔽于說理釋氏
之徒蔽于說性其徒後世之季三家者也三家之至
所以立道皆出于一本其徒自其承季淺末應萬不
同而分之然而儒家者流多自執中以為守經形而
上者類不立言稍入高遠往々相告而詆之謂非至
人之所教是不然也怪力亂神子所不語以其怪且
亂也能通三極之道而為之教乃真儒者其孰能至
于此哉故予之為書泛觀而旁採有可述者皆其是
非有理取捨有義本于自然之道乃出于筆削為之
論議庶補後季之萬一愚之志也非溺于博者也故

明于自然子書後

書李太白對月詩後

人惟不足所以有声始求其言尤生于不足使然而
使者也及俄而舞乃出于不知自然而然者也混三
不足混一不知入乎大德而為一樂不亦至乎謫仙
之歌未常不繼以舞世俗之見以為太白帝于徑逸
之才思而已此知謫仙之卜者也故明于詩後

書樂章集後

予觀柳氏樂章喜其能遺嘉祐中太平氣象如現杜
甫詩典雅文華無所不有是時予方為兒尤想見其
風俗欢声和氣洋溢道路之間動植咸若今人歌柳
詞聞其声聽其詞如丁斯時使人慨然有感嗚呼太
平氣象柳能一寫于樂章所謂詞人盛世之黼藻豈
可廢邪

書張茂先傳後

予讀茂先傳至于倫秀使來有請子張公共正朝廷
以為霸事予云當此之時有是一幾而公不悟以云
荅之有蔽于博欵為茂先計叔往典之議當會諸鎮
以釋其疑諸鎮既至密得語倫秀自當縮手袖間
烏能為邪然則張公非特除去倫秀之患遂以扶危

而免式乾之禍不然惟以忠義不惜一死以示萬世
臣子之戒姑行其志而已以視留侯之躡高祖頓悟
韓信之邪心果安漢室亦有間哉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雜文

請羅漢讚文

竊以諸佛遇緣闡二宗而起用隼林入滅攝萬變以
還無然後理著始終道存体用尤慮神明之相繼但
期寂滅以同歸人孰憑依將廢墜故如來之付囑惟
羅漢之慈悲留不壞之形住無窮之世護持正法饒
益有情當其国王大臣長者居士設歡喜之會祭恭
謹之心則是尊者與諸眷屬旁臨五施之筵同彼衆
凡潛運六通之德方々受供種々現形安得弗致至

誠遂陳妙供南贍部州大宋摩訶支那國某州某坊
弟子某登籍塵寰服勞大宅非解脫之力不能援我
于苦海非方便之仁不能携我于迷塗今則盛展法
筵欽承佛勅四十九載三昧難尋一十六尊五常尤
在至誠可感尤虛谷之應聲上德所酬譬澄江之得
月想垂哀愍望賜降臨大眾同聲恭行礼請

一心奉請第一西瞿耶尼洲賓度羅憍闍尊者
大阿羅漢典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
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西瞿自悟都無漏中土相迎更有緣神通利

物許誰先十六功名當第一

一心奉請第二迦毗羅國迦堵迦伐蹉尊者大
阿羅漢典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
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已湛心源歸上德更持佛勅維西瞿遙看天
北彩雲垂五百聖賢相逐至

一心奉請第三東勝身洲跋釐憍闍尊者大阿
羅漢典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
愍有情來赴道場

自為隨緣通外典誰知得果起東洲福田長

與世人修即是護持無上法

一心奉請第四北俱盧洲蘇頻陀尊者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恍惚俄聞中土召道遙宣為北雲留花幡擾擾道場深須信衆凡中有聖

恭惟尊者十地處身三光立德衣韜光于愚衆或現相于虛無或呼吸風雲或驅馳龍虎八解泛應萬灵具瞻伏願尊者不捨慈悲不忘微賤錫鳴石室共跨慈雲塵拂塵寰各霑法雨慈愍故慈愍故

一心奉請第五南瞻部洲諾矩羅尊者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忘物便拋流浪海廣人聊住涅槃身天人眼見域中塵南瞻部洲誰獨樂

一心奉請第六耽沒羅洲跋陀羅尊者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石龕春去人難老金鉢龍歸雨乍晴中洲一瞬到人間萬里風波千眷屬

一心奉請第七僧伽茶洲伽力迦尊者大阿羅漢典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豈但應緣成佛事更能說偈典仙人寂滅場中未忍歸只為有生趨苦海

一心奉請第八鉢刺孃洲伐闍羅弗多羅尊者大阿羅漢典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寂之性空蟾休蒲巖之眉宇電光深千一相送物外來過去生中緣分好

恭惟尊者戎道兒清竒戎風神恠秀戎飄之而泛翫戎兀之潛現心有蒲虛性無內外乘風御鶴辭方外之幽居度月踰雲受世間之妙供伏惟尊者法器容物心燈照人有感必通無求不應暫離禪定速降威靈臨頃刻之流光作衆凡之介福慈愍故慈愍故一心奉請第九香醉山中成博迦尊者大阿羅漢典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法雨忽緣荒政下神龍潛出淨竝來雲駢風御落何方香滿人間新有會

一心奉請第十住三十三天半托迦尊者大阿
羅漢典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
愍有情來赴道場

雲巖集法收千卷月洞棲神斷萬緣動靜誰
窺性海深三十三天無遠近

一心奉請第十一畢利颺瞿洲羅怛羅尊者大
阿羅漢典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
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寂々誰泛窺水月堂々相逐過山雲人天妙
供少曾間颺瞿自在煙霞外

一心奉請第十二半涉山那伽犀那尊者大阿
羅漢典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
愍有情來赴道場

戒珠立我起三界法露隨人洗六塵半度波
山眷屬多但見靈光天外落

恭惟尊者慾消漏盡已超三界之崇早果蒲花開兼
應十方之緣會乘不疾之速給無窮之求以方便誘
羣迷以解脫拯衆苦祇承佛勅敷百福于冥々默示
法音開萬靈之曠々慈愍故慈愍故

一心奉請第十三廣脇山中因揭陀尊者大阿

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
愍有情來赴道場

已作禪宗留廣脇却承佛勅到閻浮護持正
法有誰知應笑蕊蕩空淚落

一心奉請第十四可住山中伐那婆斯尊者大
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
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出定來時塵世曉遇緣歸處道場誰能將妙
果答羣生可使世人諸漏盡

一心奉請第十五靈鷲山中阿氏多尊者大阿

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
愍有情來赴道場

鷲峯山上修三昧法住經中著一名香花開
處駭人看滿月一輪無相相

一心奉請第十六持軸山中注荼半托迦尊者
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
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慧劍遠邀持軸客福田兼濟受輪人付囑如
來到此休更許何人堪入會

恭惟十六尊者并諸眷屬阿羅漢等寓洲上者有水

月之觀託山中者有泉石之適在國者與人為徒在天者與仙為侶其所稱異而同乎德其所寓殊而契乎心故承付囑子如來又復宣揚子塵界其孝道也皆能澄無生之觀乘不退之輪頓悟三空遽超十地芥室門之肩鑰啟覓路之緘滕其應物也皆能開方便之門立慈悲之室設百法之要誘彼羣生建三世之緣勸茲流俗而況今日設莊嚴之舍焚恭謹之誠器幣爭華香花鬪馥伏願尊者上同一切諸佛諸大菩薩摩訶薩等其來也不疾不行其至也無遠無近六鐙鳴杖違山海之樓臺一息與雲捨巖都之洞府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受茲供養

六祖傳付偈頌

常謂諸佛出世為一大事接引上根由凡作聖此即向上二路千聖不傳者也佛既得旨坐進乎道然後推其緒餘建立禪律講說諸教哀憫有生以度羣迷是非向上一路俯身接物而已然而佛祖既遠根源失真旁枝亦流各專所見遂失大道之全体分列而為六七六祖傳衣付法有偈雖存置而弗問冷視如遺曾莫之究乃執空性遽以妙覓自待不亦妄乎六祖相望五百有餘歲慮其大法斷絕所度之士各惟

一人後世孝者以其無生之師不可得而傳無物之友不可得而論不若惟象之送且執性見以為大道不過乎此而已故予為六偈讚以示乎世

初祖

一花迦葉離塵果四卷楞伽助道書莫謂竺乾天樣
遠寧雲歸去祇須臾誰知花葉一中生二氣相催
果自成体了色空無覓處有時人說見還嬰大乘
氣象已相扶吾意方終道不孤秀出五峯塵下少中
華先許到真如日月中來体已親平常是道豈須
陳得吾髓處無他事擬議三人且覓真安心惟在

覓心時後世支塵兩自欺寄語禪林休歇去古來先
聖本無為本來無一亦無華都向真空是一家聞
說一花還共笑寧甘鬼窟作生涯如意珠舍利子
建立法身無二理發明道果獨為師長養聖胎誰得
旨六物名同實非異微妙如來出塵計一念中含一
點來太無根種豈須猜誰尸五運催神化忽見天花
五葉開含萬類貫三界無無有非私解法輪如我
神氣精塵世通他來去在九年轉了大还丹世間無
價人難買參禪須向坐禪人本未相通可了真二
念回机都掃盡乾坤尤在一微塵精傳神氣一傳

精性命于中附会成道世渾淪窺不破更泛何處覓
無生 精傳神氣一傳精含作真空萬化行是物此
中未與去莫持偏性作圓成 天游杳々海漫々無
有無々是道觀大法藥兼心地要兩門都作混成看
神光中見一還嬰 非外非中已混成忽向玉炉
飛上去數声灵鶴夜來驚 萬枝燈千江月一燈傳
一月攝莫知根種有虛空祇光祥光無斷絕三千世
界掌中知百億化身天下說秘密豈當容易談一臂
尤輕冷欺雪

二祖

有地有花空具色無花無種色含空混成一物誰圓
就但向無言一化工 受果時來合見仙香山禪定
想多年少林得旨圓融了不在中間與兩邊 華豈
曾生種亦無迹來何事得神珠塵凡不悟無為旨但
笑高人一似愚 曾窮莊易到淵源三教泛來共本
根自到少林應已悟後來誰為曉宗門 宿來緣累
尚相拘何事圓成未自如十地三乘誰便了々時尤
待到無無

三祖

入道送來自緣許誰心地是金仙如來止々教休

祝妙法難思莫妄傳 衣法曾傳莫已知 兩山禪定
了何疑本無一物非 何有大道宜嫌得小兒 地種
精華總是無 中和會一神珠前緣誰是傳 衣子水
月如心可上函

四祖

萬室收還萬合中 更尋心地亦還空 紫雲蓋下已呈
瑞佛法一支誰與同 路上相逢即是緣 心知衣法
有人傳真成淨土 含諸種直到生 始得仙 解脫
門中宿已知種花生 然豈須期詔書 回及終難起不
要浮名不待時

五祖

情種俱收入混成 还并四事得無生字 雖不識人休
笑壁上留題已可驚 一無生無種菩提就非佛非心
混沌成欲說性空 何處覓可憐 禪律謾相爭 形生
收攝出塵籠 一顆圓光色與空 槽廠有人來作祖 自
然吟入太無中 塵埃可拂是修時 無物無修秀也
知欲說菩提符祖意 圓明未處想曾窺

六祖

頓悟花情有幾人 源流相遠却非真 須知佛性無南
北 芥子中藏萬法輪 泰定尤忘相行深 種華當向

此中生坐禪只恐人無證得旨須教礦作金 下種
人來地有因若非因地莫輕陳曾將此子教誰種安
解參同向呂真 泛來生滅本因心旁出紛七沒處
尋無性無心方是道執空誰可脫浮沉 法身行止
本來無葉落歸根是幻驅生滅已除還寂滅有情相
感莫踟躕 曾戒觀空與坐禪惟因唐使說真筌九
年面壁誰能少秘密先當得祖傳 妙了形神更有
人不須拍下夢中身逍遙便作丹臺客誰悟三丹有
二真 大事泛來風有因太空全是氣精神牟尼莫
恠無人問作用皆云已得真 圓妙高人竟已通便
辭歸去謾參同一篇證道誰能賽不謂唐僧有此風
道果天成豈可猜圓光何處更尋臺性為妙種心
為地况有蒸雲作雨來

泗洲頌

十數運行天與地五氣生成入無始混成惟一數相
尋十一觀音生一体耳如目聽如視通身是眼誰能
計觀盡十方無巨細有時塔上聳人者妙用無方乃
餘事

上天竺思尚真讚

克像雖相似水中空投月非教亦非禪使我如何說

讀頭陀安文頌

九九八十一圓明體如日豈是空說禪精魂中掃迹
之道須當修九九八十一性見與意會如何体空色

壽堂銘

熙寧丙辰之仲夏僧惠月出者城東郊即獨樂岡之
右為其師作壽堂求銘于予與之言日能使人之形
與物生滅者數也而有非幻者則生滅不能流轉之
學佛者志于不能流轉之則是也若非暫聚之形少
延之算終窮散歸則當委蛻而去之何足計哉雖然
師則然耳天年云高更延其數此仁于其師之道也
銘曰遠尔聚忽尔散多者矜短者嘆不聚不散不短
不多何矜何嘆何祈何俟以祈其延以俟其歸其徒
之仁其師之功

書

書畫印

